



可可西里 狼

杜光辉 著 作家出版社

一部紧张激烈，直指人心，关注人类命运的力作。

巴颜喀拉、可可西里遥远又神秘，人类最早进入这片无人区的情景雄浑悲壮，人类对它的破坏令人扼腕。小说由人推及动物，鞭打人类极度的贪婪，赞扬保护野生动物的善良和高尚，张扬勇于担荷人类苦难，仁爱利他的牺牲精神。



可可西里狼

杜光辉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可可西里狼 / 杜光辉 著. -- 修订本.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063-8823-8

I. ①可… II. ①杜…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59013号

可可西里狼 (修订本)

作 者: 杜光辉

责任编辑: 雷 容

装帧设计: 焚香图文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45千

印 张: 26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823-8

定 价: 36.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关注人类命运的力作

陈忠实

五年前，作家出版社要出版杜光辉的长篇小说《可可西里狼》，杜光辉要我为这部书写个序。我读完《可可西里狼》这部小说书稿，杜光辉又一次给我以惊喜，相信这部书出版后，将会引起文坛的关注和读者的兴趣。而且我预言，这部书可能不畅销，但会长销。这几年，很多文学评论家对这部小说进行了评介，一些学者把它作为我国生态文学的代表作品进行研究，它连续多次加印，现在又再版，足以证明这本书的价值。

算起来，我与杜光辉相交有三十多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和几位作家去陕南重镇安康讲课。那是文学最狂热的年代，竟然有上千名痴迷文学的青年听课。讲完课，当我们返回到安康火车站时，一位二十多岁的铁路工人来送行，虔诚地买了一兜橘子，让我们在路途上解渴。在站台等车时，一位同来讲课的作家说，在这一千多名听课者里面，将来有一个能成为作家就不错啦。未及我说话，一直站在我们背后的铁路青工搭话了：“那个作家就是我！”那位作家告诉我：“他叫杜光辉！是大巴山里的一个小火

车站的工人。”这是我和杜光辉第一次见面。平心而论，当时的他并没有引起我特别关注的征象，但这样的自信和勇气，却令我振奋。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杜光辉的中篇小说《车帮》在陕西文坛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看到介绍他的文字，才把这位新星和十年前在安康火车站送行的那位年轻人联系在一起，不禁慨叹，他终于成了那个千分之一。随之，他的一系列中篇小说不断地引起反响。作家王吉成评价杜光辉说：“从《车帮》到《黄幡》（杜光辉的另一部中篇小说），我们不难看出，陕西文坛出现了大手笔！”作家张敏惊呼：“陕北出了个高建群，关中出了个杨争光，陕南出了个杜光辉。”在1991年召开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杜光辉以其颇为耀眼的创作实绩顺理成章地作为陕西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在陕西省委宣传部和作协为庆祝建国四十周年选编的《陕西名家短篇小说精选》中，选入了陕西老、中、青三代十九位作家的作品，杜光辉名列其中。我在为这部书写的序言中特别提到此书选编的作品，“是四十年来最具有成就也最具有影响的作家的代表作，还有一批更年轻也更富于艺术创造活力的青年作家的代表作”。

后来，有人告诉我杜光辉携家带口去了海南。我没有惋惜是出于我对创作的理解，一个年轻而又敏锐的作家进入一方陌生之地，感受会更新鲜更强烈，况且沿海是中国经济最先活跃的地区，当代生活的矛盾和人的心理秩序的变化，更易捕捉。杜光辉令我颇感意外的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竟然流落在海南街头，陷入弹尽粮绝的地步。就在我甚为忧心之时，他给我来信了，说他找到了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的工作，结束了窘境。仍然坚定地表白，只要有一碗饭吃，就不会放弃文学。其实，就在他流落街头、一天只能吃上一碗面条的时候，也没有放弃文学。我自然可

以想到杜光辉对文学执着追求的毅力。不能忘记，那时候，正是文学创作被商潮冲击得有点零落、有点贬值的时期。

杜光辉又进入了创作的一个高峰期，佳作连续面世，在读者中产生了普遍的影响。《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和许多报刊转载他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反映海南生活进程，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创作领域。他的《哦，我的可可西里》荣获《中篇小说选刊》2000~2001年“优秀中篇小说奖”“上海长中篇优秀作品大奖”“全国首届环境文学优秀作品奖”，这标志着他的创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随后的年月，杜光辉以轰炸的方式，连续抛出令文坛不可忽视的作品。他的长篇小说《大车帮》、中篇小说《陈皮理气》、短篇小说《洗车场》，入选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中国小说排行榜”，同时荣获其他一系列奖项。

我读过杜光辉不少小说，他的小说构思奇特绝妙，气势磅礴，文笔冷峻，力求把握时空的高度，给人以心灵的关怀和生命的思索。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的作品始终关注着人的灵魂的演释，关注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在他艺术探索的历程中，不慕浮华，不被潮流挟裹，始终走着自己的创作路子，已经突显出独立的艺术个性。每有阅读之后，便情不自禁地想到安康火车站送别时的那句豪言，一位有才气的作家终于出现了。

我在看完《可可西里狼》后，意识到这部长篇小说触及一个拷问人的灵魂的大问题，一部关涉人类命运的大题材，甚为钦佩。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世纪，是任何一个世纪都无法比拟的。同时，这又是对人类产生过最严重破坏的一个世纪：规模最大的两次战争，储存着足以毁灭地球的武器；地球资源被无休止地掠夺，野生动物濒临灭绝……

《可可西里狼》这部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这个关于人类本身合理生存的命题。

杜光辉的这部长篇力作，描写一支解放军的测绘分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执行测绘任务，在那里和野生动物、和大自然、和人性中的善恶发生的悲怆、凄婉、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那些当年的军人在可可西里又发生着生命和鲜血、友情和利益的剧烈冲突，是一部故事新颖奇特、人物鲜活，具有现实认知意义的精彩小说。

杜光辉当年曾作为这支进入可可西里的解放军部队的一员，亲身经历了可可西里无人区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他在青藏高原多年的汽车兵生活，也为他创作这部小说积累了丰厚又独有的生活素材，使他写出了一个个抒情又扣人心弦的故事。这部小说的文字极富表现张力，勾勒出一幅幅雄浑苍莽的画面，真实地展示出苍凉、美丽却又危机四伏的可可西里。作品犀利地剖析着人的灵魂中的美与恶，人类的真情、友谊、道德，利益冲突中的背信弃义、残酷杀戮，发出一声声回肠荡气的呼唤，发人深省。

有评论家说，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是新世纪中国文坛出现的精彩小说之一。我也毫不夸张地说，《可可西里狼》是近年出现的长篇力作之一。

杜光辉没有停止创作的脚步，甚至没有放慢创作的脚步。《可可西里狼》初版后，他又连续出版了长篇小说《闯海南》《大车帮》《大高原》，以及众多的中短篇小说，凭着敏锐的目光、勤奋和才华，成为在读者中有较大影响的实力派作家。

《可可西里狼》再版在我的意料之中，便把过去为《可可西里狼》初版做的序修改后，为再版的《可可西里狼·序》。

自序

三十多年前，我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第九团的一个班长。我的兄弟连队奉命配属总参测绘大队进入可可西里。也许，我们不是首次进入可可西里的人类，但可以肯定我们是首批进入可可西里，又能活着出来的人类。

我和我的战友将一生中最精彩的年华留在了青藏高原，将青春的热血、生命，留给了可可西里。复员之后，为了生计我不得不颠沛流离，囚居巴山，闯荡海南。但情感中一直铭刻着青藏高原无边无垠的冰天雪地；铭刻着数以万计的藏羚羊、野牦牛、黄羊、野马、野驴、哈熊、鹫鹰、恶狼、小鸟；铭刻着善良的野生动物陪伴我们这些青春的生命，度过了远离人类的难忍难熬的空寂；铭刻着可可西里那足以涤荡灵魂的雄莽和空旷；铭刻着生命贴着生命、热血溶着热血、生死与共的战友之情；也铭刻着面对大自然、面对野生动物，人类间的善与恶、至爱与敌视、保护与索取的激烈搏斗。三十多年里，越来越发达的科学技术，不断地向我们提供来自可可西里的消息：无节制的挖矿使植被被破坏；偷猎者残杀野生动物，驶出可可西里的车队载有数以万计的野生

动物皮张。我的眼前时常幻化出一颗颗罪恶的子弹，射向濒临死绝的藏羚羊、野牦牛、黄羊、野马、哈熊、雪豹。它们成群成批地倒在雪地上，在哀号、在呻吟、在绝望、在乞求；我的眼前时常幻化出一把把铁锹、一台台挖掘机，在黄灿灿金子的驱使下，大块大块地剥开了碧绿的草原，留下了沙丘、沙坑，乃至沙漠，使沙暴频频肆虐；我的眼前时常幻化出一双双贪婪的眼睛，盯着一沓沓用野生动物的皮张、用草原的植被、用人类不可饶恕的罪恶换来的美元、英镑、港币、人民币；我的眼前还幻化出一张张一副副年老的、年轻的、男人的、女人的嘴和牙齿，饕餮着野生动物经煎、炸、炒、熬成的美味佳肴。于是，我的心被一刀一刀地割锯，被一次又一次地坠入油锅煎炸。我在无法忍受的痛苦中，对人性中的丑恶产生了绝望，甚至对我们中的另一类人产生了绝望。我在拷问我们人类中的丑恶，拷问我们人性中的丑恶。人之初，性究竟是善是恶，还是善恶兼有？人类如果不能抑恶扬善，即使科学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都不能说社会获得了真正的进步。

三十多年前，当我刚刚走向文坛的时候，就决心把我和战友在青藏高原的故事写出来。尽管那时候我急于成名，但是，我更清醒地知道，当年和我一同进入可可西里的战友中，后来成为作家的或许只有我一个。这宝贵的生活素材只有我独享。这些生活素材一旦转化为创作素材，就发生了性质的变化。创作素材一旦成为作品，就具有了公众化、社会化，甚至历史化。我必须对我和我的战友负责，对那段血和苦难的岁月负责，对可可西里负责。不能在创作功力、认识的前瞻性，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时就匆忙动笔。或许，靠这得天独厚的素材可以获得一时的成功，但会给自己、给文坛，甚至给人类留下无法挽救的缺憾。于是，我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在观察、在思考、在构思、在积蓄力量，终于有

了中篇小说《哦，我的可可西里》，有了这部长篇小说《可可西里狼》。

小说毕竟是小说，小说都是虚构的。在这部小说出版前，我在西安和当年的首长、战友相聚，他们的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更坚定了我出版这部小说的决心。

感谢上苍对我的关爱，让我的人生遭遇了可可西里，遭遇了青藏高原。可可西里和青藏高原给了我丰厚的馈赠，《可可西里狼》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感谢作家出版社在 2010 年出版了《可可西里狼》，在多次加印的情况下，又再版这部小说。于是，我有机会再次对这部小说进行修改，在出思想、出情感的章节上，加重了笔墨，争取更能打动人心，更能启迪人魂。

第一章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元月。青藏高原的隆冬季节。

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第九团服役，军职是二营四连一班长。

我们连队五十四台解放车，拉着仪器、罐头、粮食、物资、武器，还有二百多名测绘兵，胸膛里揣着当英雄的梦想，还揣着即将探险的刺激，在最冷的元月出发了。我们这次是到可可西里无人区执行测绘任务。从车轮滚动的那一刻起，就行进在冰雪道路上。连续六七天的行车中，我们没有见过一寸公路路面，车轮全是在高出路面好多的冰雪上行驶。

车队是前天早上八点从沱沱河兵站出发，原计划当天到达温泉兵站。大雪封山使我们车队挣扎了四十多个小时，还没有到达兵站。似乎地球上所有的黑暗、冰雪、狂风、寒冷，全集中在了这里，肆无忌惮地蹂躏着喜马拉雅运动造就的这块地方，恨不得将青藏高原揉搓挤压成齏粉。暴风雪也肆无忌惮地摧残着我们的身体，考验着我们的意志。

凌晨四点多钟，温度在零下四十多度。我们没有装备温度计，测绘部队有这个装备，他们说这是这个温度。汽车大灯的光柱里有一匹冻死的野马，被雪掩埋了一半，鹰隼还没有来得及把它饕餮掉。极度的

寒冷使汽车部件磨擦系数增大，润滑油的功能大大降低，遇到转弯的时候，我使尽全力，方向盘仍像锈死一样，坐在我旁边的雷南起指导员就帮我打方向。然而，汽车更多的时候是停止不前。我、雷指导员、助手李石柱和王勇刚就下车铲车轮前的雪。我们踏在冰雪上，发出嘎巴嘎巴的声响。膝盖以下的部位全陷在雪里，就这样挖一尺前进一尺。有时候刚刚挖出两三尺，我爬进驾驶室准备挂挡前进，一股带着啸音的狂风刮来，裹挟的冰雪又堆积在汽车前边。我们挖了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成果全被湮灭，一切从零开始，甚至从负值开始。

大雪封山的夜间驾驶，对于高原汽车兵来说，确实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冬季执行任务，都要遇到大雪封山。但是，现在的遭遇，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我们所处的位置，海拔五千多米，缺氧、寒冷，加上连续行车、挖雪，四五十个小时没吃没喝，挖不了几下就没有力气，暂时轮不上挖雪的人，就躺在雪地里歇息，活像冻僵的死人。

雷指导员是我们这支部队的最高首长，他是甘肃人，脸上的五官都带有甘肃人的特征，沟是沟，坎是坎，沟深坎陡；山是山，河是河，山高河低。粗犷，像用斧头砍出，没用砂纸打磨。可能有四十多岁，给新兵当爹的资格都有，这个年龄才挣扎到连首长的级别上，进步速度实在不敢恭维。在汽车大灯的光亮中，我看到那张从来都难以出现笑容的红苕脸，眉毛、胡子上全是哈气冻成的冰，和大头帽、皮大衣、大头鞋上的积雪，混为一体，成了雪人，或者披雪的冰雕。他挖的次数最多、时间最长，他挖几下，就停下手脚，督促我们：“起来，起来，不能躺下，躺下了会被冻死的。”他又挖了一阵，我挣扎到他跟前，说：“你挖了这么长时间，让我也挖一会儿。”

他没有停止挖雪，吼着给我说：“一班长，你不能挖雪，上车稳住油门，别让车熄火，要是熄火了这几十个人都得完蛋！”

风雪的声音太大，尽管雷指导员尽了最大的力气吼喊，我还是只听了个大概。但我知道雷指导员有指示，就把身子朝他靠近，也吼着问：“雷指导员，你说啥？”

雷指导员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还对我说：“你爬到车厢看看，车上的测绘兵怎样了？”

我就仄起耳朵，仔细听汽车大厢里的测绘兵有没有声息。风雪太嚣张了，根本听不见大厢里有什么声音，可能大厢里就没有声音。连续四十多个小时在海拔五千米的唐古拉山地区行车，连汽油都被冻得难以点燃，何况血肉之躯，估计大厢上的测绘兵全被冻僵了。我还是遵照雷指导员的命令，挣扎着爬到车厢里，盖布蒙罩的车厢里，漆黑一团，什么都看不见。我摸黑在车厢里走了几步，踏在测绘兵战士的腿上、身上，他们没有一点反应。我心里一沉，一种不祥的感觉从心底涌出，笼罩了整个思维。我从车厢爬下来，挣扎到雷指导员跟前，吼着汇报：“我到车厢里看了，什么都看不见，他们没有一点反应，估计情况很糟糕。”

我在青藏高原开车的经历中，每年元月执行任务，不冻死几个人是稀罕事情。

雷指导员停下挖雪，喘气，叹气。一分钟后，又继续挖雪了，边挖边对我说：“你到驾驶室，稳住油门，不能让车熄火。如果车再坏在这里，牺牲会更大。”

我只好回到驾驶室，我是驾驶员，我的主要任务是保证车辆技术状况正常，安全驾驶到目的地。但是，我又不能看着别人拼命挖雪，自己躲在驾驶室享受，就把手油门加大，保证车辆不会熄火，又跳出驾驶室，走到雷指导员跟前，说：“我把手油门调整好了，不会熄火。你都挖了这么大工夫，也该我们挖一会儿。”

雷指导员这才松开铁锹。

风雪越来越猛，天气越来越寒冷，寒冷像锥子一样，朝我们的骨头缝子里戳。雷指导员、李石柱、王勇刚都没有穿大衣，他们的大衣早在几天前翻越日月山时，就脱给了车厢上的测绘兵。当时我也要脱大衣给测绘兵，雷指导员挡住我，说：“一班长，你要开车，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车上二十多个人的生命都保不住！”一路上，雷指导员

把我当作国宝大熊猫样的保护。

我挖了一阵，王勇刚又从我手里抢过铁锹，继续挖。

又一股狂风呼啸过来，带来的冻雪把刚刚挖出的车道覆盖了。王勇刚气得摔掉铁锹，对雷指导员说：“这样挖什么作用也不起，不如不挖！”

雷指导员拾过铁锹，在车灯里看了王勇刚一眼，我能感觉出他目光里蕴含着不满，但他克制住了。此时此刻，人的毅力、体力都消耗到了极限，任何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都十分不错了，还能要求他什么？他一边挖一边说：“挖雪是唯一的出路，不挖雪汽车就不能前进。再过几个小时，车上的测绘兵会全部冻死。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王勇刚说：“雷指导员，你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理解就是白受苦，去送死……”

雷指导员刚要反驳王勇刚，又一股狂风裹挟着冻雪刮来，他刚刚挖出的道路又被新的冻雪覆盖了，刚才的劳动又成了毫无意义的劳累。实践证明王勇刚的论断是正确的。雷指导员咽了一口唾沫，长叹口气，把铁锹丢在地上，什么话也没说。

不知什么时候，仁丹才旺从大厢上爬下来。他更显彪悍，把左臂从皮袍里露出。藏袍的左边照样有袖子，为什么不把左臂也塞进袖子里？我曾问过好几个藏民男人，为什么不把左臂放进袍子里，不怕冷吗？他们说祖祖辈辈都是这样，显示威武和强悍。三十一二岁的仁丹才旺是纯藏族血统，高额骨、高鼻子、皮肤黝黑，并呈现长年被紫外线照射的赤红，像血从黝黑的皮肤里渗出。他这副纯藏族血统的长相，比甘肃藉的雷南起指导员，更粗犷，更彪悍，更阳刚，更显雄力。他没有说话，捡起地面上的铁锹，继续挖雪。可能他从来没有使用过铁锹，动作很别扭、笨拙。但他的体力比我们好多了，铁锹抡得很有力气，人家毕竟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青藏高原，藏民族的基因都能抵御寒冷和缺氧。

“才旺，不要挖啦，保存体力！”雷指导员拍了下他的肩膀，大声吼喊。

仁丹才旺停住挖雪，朝黑黝黝的公路前方望了一阵，说：“不挖怎么办，不挖就不能走一步。”他的汉语说得很好，如果不看他的服饰和长相，只听他说话，绝对不认为他是藏民。

“才旺，你挖了也白挖。我们挖了几个小时，汽车才前进几米，照这么挖下去，冻不死、饿不死也得累死。你把身体保护好，我们还指望你当向导呢。要是我们这些人牺牲了，还得你出去报信给我们收尸，要不饿狼会把我们啃得光剩下几根骨头。”王勇刚挣扎到仁丹才旺跟前，要夺他手中的铁锹。

仁丹才旺把铁锹朝身后一藏，王勇刚没有碰上。

“挖总比不挖强吧。”仁丹才旺又挖起雪来。

“到底是吃酥油的笨熊。”王勇刚小声嘟囔了一句。

“王勇刚，你说什么？”雷指导员立即意识到，这是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朝着王勇刚跟前走近，制止了王勇刚的话。随之，语气更严厉地批评：“出发前是怎么进行民族政策教育的？”

向来都满不在乎的王勇刚立即刹住话，低下头不再说什么。

雷指导员又说：“你这是歧视少数民族，马上向仁丹才旺同志道歉！”

王勇刚走到仁丹才旺跟前，诚恳地说：“仁丹才旺同志，我刚才说的那句话违反民族政策，我诚恳地向你道歉。”

仁丹才旺停住挖雪，看着王勇刚，莫名其妙地问：“你咋啦？道什么歉……”

刚才，王勇刚只是小声嘟囔了一句，风雪声那么大，仁丹才旺根本没听见王勇刚说什么。就是我们几个，除了雷指导员，谁都没听见。

又一阵带着啸音的狂风袭来，狂风裹挟的冻雪又把仁丹才旺刚挖的道路填满了，他半晌的劳累又化为乌有。

王勇刚走到他跟前，搂住仁丹才旺的肩膀，说：“才旺，不要挖啦，咱们要想别的办法。”

仁丹才旺这才停住挖雪，看着车队的前方，黑暗透骨，黑暗里疯狂着风声，还有被狂风甩来甩去的雪霰。

雷指导员也看着四周厚得没有边际的黑暗，听着似乎永不会停止的狂风，也思考不出自救的办法，只好对我们说：“大家先到驾驶室休息，保存体力，不能再做无谓的消耗。”

按规定，解放牌汽车驾驶室只能坐三个人，但测绘兵里有了病号，雷指导员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病号，挤到我们车上。驾驶室本来就多了一个人，现在又多了仁丹才旺，五个人都挤到驾驶室确实困难。所以，我们谁也不肯进驾驶室。

“雷指导员，我到大厢上，让才旺到驾驶室里。”李石柱把仁丹才旺朝驾驶室门前一推，自己朝车后厢挡板走去。

王勇刚抢前一步拽住李石柱，用力一拖把他甩在身后，说：“你尿大点岁数，嫩骨头嫩肉不禁冻，还是我到大厢去。”

我又抢到王勇刚前边，也被王勇刚拽住：“杜班长，你不开车啦？我们冻死了只是一条人命，你牺牲了谁开车，车上还有二十个测绘兵哩。”

“你们都不要抢了，我去大厢。有一年我在玛琪雪山上冻了一天一夜，我有抗冻的经验。”雷指导员又把我朝驾驶室门前推了一下，说，“一班长，一定要保证车辆技术状况良好，车辆千万不敢出问题！”

我、王勇刚、李石柱、雷指导员，把皮大衣都给了测绘兵战士，他不穿皮大衣爬上车厢，不出两个小时就会被冻死。

我们一齐挡住雷指导员，我说：“雷指导员，你要指挥全连呀！”

仁丹才旺见我们要把驾驶室的座位让给他，感动地把我、李石柱、王勇刚搂在一起，说：“还是我上大厢，我们藏民抗寒。你们还是想办法把车开下山，佛爷保佑你们。”

他推开我们，爬上了大厢。

第二章

全连五十四台车被风雪分割在三四公里的路段上，首尾不能相顾，各自为战。只能隐约看见相邻几百米内的汽车灯光，偶尔有司机摁响喇叭，也被狂暴的风声淹没。

出发前，测绘大队的首长给我们介绍任务时说，测绘术语中可可西里不叫无人区，叫无图区，意思是地图上都没有这块地方，只有飞机航拍的大概地形。可可西里是我国最后一块无图区，也是人类极难生存的地区。他还给我们介绍，可可西里平均海拔五千米以上，平均温度零下四度，最冷的季节低到零下四十多度，就是在夏天的七八月份，也常常出现暴风雪。蒙古话称可可西里山是“绿色的山梁”，但山上积雪常年不化，根本没有绿色，纯粹是瞎说。实际上也没有瞎说，到了夏季，平坦地面上的冰雪融化，就有青草和野花。可可西里四周是沼泽地，人畜难以通过。据说几十年前有个欧洲来的探险家想进入可可西里，还没有进去就失去了踪影。测绘队的首长还介绍，飞机在可可西里拍到了数以万计的野生动物，有野牦牛、藏羚羊、野驴、野马、雪熊、雪豹、盘羊、石羊、旱獭等。

顾名思义，无人区就是人类从未进入过的地方，自然无法知晓里面的具体情况。可可西里为什么没有人类生存？就是那里不具备人类